

的編者
的話

緬懷若望保祿教宗 重溫《百年》通諭

一九九零年十月初，筆者乘在比利時魯汶大學出席學術會議之便，到訪德國多所協作機構，並順道前赴柏林，親身體會十月三日德國統一的世紀盛會。

當時全德國以至世界大部份國家，都洋溢著樂觀的氣氛。西歐人士的普遍想法是，共產主義從此徹底破產，資本主義成了主宰世界的唯一主流力量了。再者，西方世界亦認為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競爭塵埃落定，世界從此可以安享太平了。

然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並不如世人一般地樂觀，他洞識大時代轉變所可能出現的危機；在一九九一年所頒佈的《百年》通諭中，他一針見血地談到歐洲可能出現不幸未來：

共產主義，在其統治期間或之前，曾經造成太多的不公，受害的有個人、社會、地區、國家等等；多年來，已積聚了過多的仇恨與惡念，一旦獨裁政權被推翻，而過去努力為真理作證的熱情又有所減退的話，則以往積聚的仇恨即大有可能全面爆發，掀起嚴重的衝突，慘痛的傷亡。（《百年》通諭，27）

不出數年，巴爾幹半島分崩離析，而獨立國家紛紛爆發內戰，民族衝突漫延遍及整個東歐巴爾幹半島及前蘇聯地區，這完全應驗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時局的分析。只可惜當時的人沉

醉於眼前的光輝，對教宗的勸勉完全置若罔聞。

東歐國家之中，似乎只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祖國波蘭能夠嚴肅地正視教宗的勸勉，而波蘭又是這麼幸福地避過了所有分裂及戰禍。

筆者曾經在德國與一位波蘭裔的學者談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東歐變天過程中的角色，這位學者的看法是，即使沒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存在，波蘭也一定會變天，因為整個政治經濟體制已經維持不下去了。然而，如果沒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存在，波蘭的變天很可能是血腥而暴力的。波蘭和平變天之後，連許多前共產黨員也感謝教宗為他們保護了國家。

東歐變天至今已愈二十年，而亞洲以至全世界的經濟圈子已經歷兩次嚴重的危機，這又不禁使人想起，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早已警惕世人，「我們已清楚見到所謂『真正社會主義』的失敗，並不同於資本主義被確立為唯一可行的經濟架構。」（〈百年〉通諭，35）

我們的祖國在共產主義世界的劇變中，能洞燭先機，力行社會開放，得以免除社會動盪，誠是幸事，這亦不能不感謝鄧小平的先見之明，但也實在有賴全體國民胼手胝足的努力。然而，這種不計辛勞的草根階層的付出，卻往往未有受到社會領導層的重視及愛護，以致在社會經濟及文化轉型的過程中，面臨邊緣化及受排擠的危機，在此，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早已指出，

事實有不少人欠缺條件，無法以有效及被人尊重的形式，去參予以工作為主的生產組織；這些人在今日的社會可能為數過半。他們完全無法獲得足夠的基本知識去表達自己的創造能力、發展本身的潛質。他們亦無由進入社會中的知識與溝通網絡，無從令自己的特質受到應有的讚賞與活用。（〈百年〉通諭，33）

放眼祖國在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下崗工人及被迫提前離休人士的困境，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忠告，實在應成為我們的警戒。

另一方面，在全面利潤掛帥的世界，即使能維持工作，並不表示一己的專長就能得到發揮。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百年》通諭中提到，

疏離現象以及生命之喪失真實意義兩者，均為西方社會之確鑿事實。要之，皆拜消費主義所賜——人既身陷虛假與表面的滿足感的羅網中，自無法再以真實而具體的形式去體驗自己作為人的本質。此外，疏離現象亦見於工作中。工作的組織是為謀取最大的盈利與得益，從沒有考慮到工人通過工作，在其為人方面是在成長抑或萎縮——前者自然是在一個真正互相支持的社群中增加其參與分享，後者自然是處身在滿佈毀滅性競爭與疏遠的關係羅網中增強其隔離孤立。在這工作環境中，人淪為一種手段而非目的。（《百年》通諭，二二）

念及近月來深圳「富士康」廠房連續發生的十多宗令人傷痛的工人自殺事件，以至其他未有傳媒廣泛報導但在社會服務界早已成了典型案例的工人階級家庭困難，教宗的訓導可謂暮鼓晨鐘。教宗所指出的問題一天得不到解決，不幸的事件難免仍會不斷發生。

對於社會政治體制的前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民主政制有很大的期望，他在通諭中特別指出，「民主政制，由於能夠保證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及保證被統治的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負責的統治者，並得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同樣地，教會亦無法苟同於那些細小圈子的統治集團，他們篡奪國家的權力，以謀取個人私利，

或者為實現某種意識形態。」（《百年》通諭，46）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這幾句說話，為香港近日所熾熱討論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席位的去留問題，的確是當頭棒喝，一語中的。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撰寫《百年》通諭，至今已十九年，教宗本人逝世至今亦滿五年有多；然而每次重讀《百年》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音容歷歷在目。這份通諭，可以說是教宗送給天主教會全體成員以至全人類的一份禮物。讀者如能專心一致，靜下來以一天時間細讀通諭全文，當有無可估量的心靈及思想得益，亦不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一片苦心了。

林瑞琪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四日聖母進教之佑慶日

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